

《孝經》—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 成德法師主講
(第十三集) 2022/12/29 馬來西亞馬六甲 檔名
: 55-227-0013

諸位同學，大家吉祥。阿彌陀佛！我們《孝經》經文十八章，每一篇經文並不長，但每一句其實談得都很深、很廣，這個得要我們自己用心去體會，甚至於是自己很用心去落實。所謂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，這是解；篤行，是行，解行相應是修學能不能提升的重要關鍵。

我們現在學習，台灣有一位高僧圓因法師，他提出來學習有三個問題，「好多不好精」，喜歡學很多。其實這個好多很可能是求知欲，求知的欲望，我要學很多，跟人家坐下來談話，我可以談很多，現在發生什麼事我都知道。好多不好精，精，精進，精才能深入，精才能夠求到智慧。記了很多東西，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，更不可能是開智慧。透過學一部經，把它學通，這部經就隨時指導我們的起心動念、一言一行，這部經就受用了，慢慢的煩惱少了，煩惱一輕，智慧就長。我們學習的目標是智慧，不是懂很多知識，我們學習的目標，我們自己得清楚。

再來「逐末不求本」，容易著在枝末上，沒有求根本。孔子說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」代表我們的家道、事業之道、學問之道都要找到本，這個道才能不斷生長。我們不從本，捨本逐末，就好像插在花瓶裡的花，沒有根，好看也是一下子而已。或者，做一個比喻，一棵樹，你水不澆在它根上，澆在它的葉子上，對它沒什麼幫助，甚至把葉子都泡爛了。「君子務本」，我們都很熟悉，那是解。行呢？行是隨時思考事情，都會思考本是什麼。我今天要解決這件問題，這個問題、這件事本在哪裡？我們常說修行、修行

，修正行為，哪些行為？其中有個行為是我們習慣從症狀去解決問題，不習慣從根本去解決問題。要從根本解決問題，第一個我們看事情要入木三分，要看得深入，看得太表淺，沒有辦法從根本下手。第二從根本下手，要很有耐性。你看，看醫生，病人的心態都是什麼？你給我一帖藥就好了，你給我這個針一打下去，我就好了。病人的這個心態是不是務本？幾個生病的人說，我身體搞成這樣是我的問題，醫生只是個助緣，這個就是務本。人不務本就會把希望都寄託在緣上面，緣只是個助緣而已，根本在自己身上。我們思考不從務本，好的緣分也很難幫我們，幫我們有限，甚至於一幫我們，我們的依賴起現行了。當一個人要幫我們，我們反而是要依賴他，他很難幫我們解決問題。甚至會延伸出問題來，變成情執，變成依賴，到頭來他不幫了，以前幫我們很多，我們還怨他。「恩裡由來生害」，所以你幫人要有智慧，要拿捏好分寸。大家有沒有幫過朋友，幫到最後他還很怨你，有沒有這個經驗？你們遇到的都是善緣，還沒有遇到這個情況。古人很多格言，都是讓我們拿捏好人生的這種分寸，應對得當。「恩裡由來生害，故快意時須早回頭；敗後或反成功，故拂心處莫便放手。」你失敗了，不要一直沮喪在負面的情緒當中，說不定這剛好是，我們說第一千次成功，剛好是九百九十九次，說不定下一次就是成功了，所以不要放棄。

你今天幫一個人，你也要清楚他的心態，你感覺到他很念這個恩德，而且你給他的話，他也都照著做，這個沒問題。你給他的提醒，他並沒有重視，而且對你愈來愈依賴，這個你就要小心了。你幫一個人，你要了解他的狀態，就像我們從事教育，《禮記·學記》說的，「知其心，然後能救其失也」。知其心才能長其善，他的心偏在哪你才能提醒他，不然你給他的提醒都不契他的機，甚至於你提醒他，他不接受。你要了解他可貴的善念在哪，善根在哪，你

一肯定，他那善根就不斷增長。所以我們也要培養，能夠去感受到對方的心的狀態，你才能應機去幫他，不然要幫人最後變害到他。這種事我幹得太多了，現在也還在幹，但警覺性有高一點。我常常說我不殺伯仁，伯仁卻因我而死。你看我幫這個人，可是我有一點虛名，他在利用我搞名聞利養，我還不知道他的情況，他會被我害死。所以古人留這些話都很有人生的閱歷、智慧。可能虛長大家幾歲，所以有時候看到這些經文，我就覺得好像還得回來再溫習溫習，這些話可不簡單。

剛剛跟大家提的，我們修學三個問題，我們一不重視，講這些話的人是過來人，過來人的話不容易遇到，可是我們現在的根性不容易重視，重視這些過來人的話是尊重老師。我們中國人太有福報了，炎黃子孫太有福報了，請問這幾千年來，我們儒釋道出了多少聖人，出了多少契入境界的佛菩薩，你其他民族要遇到一個兩個都難，你看我們這個民族福報夠大吧！神州大地還有四大名山。文殊菩薩說的，你去到五台山他一定親自來接你，這菩薩自己講的。我們夠有福報吧！這每個朝代的過來人都留下他們的教誨，你看淨土宗哪一個祖師講的話不是超越時空來指導我們。剛剛跟大家講的圓因法師，那是真正往生極樂世界，現在是阿惟越致菩薩。他留下了幾本書《蓮池警策》，你要往生蓮池海會要注意哪些重點，還有《茅篷札記》，他自己在修行過程中，一有領悟了，用毛筆字寫下來。結果我們一看他寫下來的法語，我們很敬佩，為什麼？都不是他講的，黃念祖老居士說什麼，他怕我們看不懂這些在世的大善知識，他是出家人，讚歎黃念祖老居士說，讚歎李炳南老居士說什麼。這些高僧大德都在表法，他也表述而不作。

我印象很深，他舉黃念祖老居士說的話，說到「我斗膽的說」，說黃老斗膽的說，「不管你修哪一個法門，只要你不求生西方極

樂世界，這一生要了脫生死，不可能。」這些話都是從大慈悲心流出來，很怕修行人修了幾十年，修了一輩子，不求生極樂世界，不靠佛力，這一生又要去輪迴，就太可惜了。所以當信佛經語深，當信這些過來人語深，你重視他一句，你就少掉到一個誤區，你就少走彎路。福在受諫，接受提醒。成德也跟同修們有共勉，說到師長講經，他是用他一生修學教學的智慧、德行、功力來講每一堂課，所以每一句話都是從他真心流出來的。他老人家一講是兩個小時，諸位同學，師長講兩個小時，請問有多少個重點？聽一次，所有的重點都抓到了？我們問問自己，自己會不會去聽第二遍、第三遍？真正有去多聽幾遍的，他一定會發現，怎麼我每聽一遍，都有我前面沒聽到的重點。照理講，我們全神貫注來聽，用心領會，應該每一個重點都有聽到。所以現在學習，重複是重點。你只學一遍，你也不想再學第二遍，那個學習的狀態值得慎重。知識性的學習，這個我聽過了。你真正用心去聽，老人家講得太好了，那麼多重點我可能領會不夠，再聽一遍。所以我跟同修們共勉，師長輕輕的講，我們要重重的聽，這樣我們才能得到他一生修學、講學功力的護念。我們對師長如是，他輕輕的講，我們重重的聽，同樣的，我們看祖師大德的教誨，包含我們現在漢學院禮請的老師們，他們修學教學都是一輩子，好幾位老師從二十多歲就跟著李炳南老師，修學到現在都六十多歲的人，再結合他的人生閱歷來給我們授課的。我們假如真的提起這個態度，很珍惜，你把祖師這些書一打開來，你真的神交古人，有時候讀著讀著眼淚就下來，他們太慈悲了。你看圓因法師講的這幾個重點，「好多不好精」，我們有沒有實實在在把一部經學扎實、學透徹了？

第二「逐末不求本」，我們有沒有調整自己，我們思考事情，我們面對求學問，我們隨時抓到本。比方現在請教諸位同學，什麼

是本？你能記得的什麼是本，我們常常提得起來，你在境界當中才能這麼思考，才能這麼反省自己。那一天我跟一個年輕人在交流，他提到他說他利眾之心不夠。我就接著問他，你為什麼利眾之心不夠？我這麼跟他交流，用意是什麼？用意是他思考問題的時候，能夠深入到他的內心深處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講，「惟從心源隱微處，默默洗滌」。內心深處要純，不能夾雜；要深入到深處，不能自欺。修行不簡單，非帝王將相所能為。你帝王將相他的功夫能力很高，可是他能完全放下他的面子嗎？他能不自欺嗎？他能放下他最愛的酒嗎？最愛的女色嗎？不一定做得到。那我問他你為什麼利眾之心不夠？他說可能是我身邊的人不是很可憐。我接著又問他，那你以前那些同學、那些朋友，他們不可憐嗎？他說現在我找他們，他們跟我講話可能也不一定談得起來了，可能講了，頻道不對了。我說縱使你跟他們講，頻道不是很對，你有沒有祝福他？曾經都是跟你這麼要好的。黃念老講了一句話，「無情不能修道」。大家不要「情執深重，求出輪迴，終不能得」，本來自己就是比較沒有情義的人，還把這句話拿出來，法不要用錯地方。黃老這句話很有味道，一個人對你身邊的親朋好友都沒有情義了，你可以去作大乘菩薩？不可能的，無情不能修道，要有情義，要有恩義。但「情不空不能證道」，你這個情還要用智慧。就像民族英雄岳飛，他假如捨不下對國家的這分忠義、情義，那他要出輪迴不可能。當然他假如遇到高人指點他，我真正為人民好，徹底解決問題，得要出輪迴，不然解決不了問題。他認知到這裡，這個人絕對成就。古人這種心境，我們比不上他們，他只是沒有遇到佛法，他一遇到佛法，他一下就變菩薩了，他聽明白了，他就變菩薩。你看佛陀他捨下父母，捨下了妻兒，那是能捨非無情，因為他看到了人都要生老病死，沒有解決問題，所以他要去修道。他成道了，他回來度他一家人

剛剛跟大家提到我跟這個年輕人對話，也是希望他看自己的心看得更深入，我每一次提醒他，他都有他的理由回。最後我就合掌，道理都在你那邊，阿彌陀佛！人家沒有接受的態度，我們再繼續講，叫攀緣；你提醒對方，他馬上接受，這個緣才是成熟的。「事君數，斯辱矣；朋友數，斯疏矣」，提醒朋友三次，不要再說了。我已經有點太過了，我跟他對了好幾回合，最後道理都在他那邊，恆順眾生，這個不能講久了。其實我們現在連接受父母勸都不容易，一個人不接受父母勸，會接受他的老師勸，我不相信，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。現在老師一講，是是是對對對，因為成績在老師的手上，所以他那是有考慮的。所以老和尚講這些話，我們都不能滑過去的，「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」，這句話多重要。你要成就自己，你要護念他人，這一句話是重中之重。所以要明明德，要親民，都要從孝開始。「教之所由生也」，這個教首先是教自己，教是以身作則，我們先教自己。所以地藏菩薩的表法，開發心地寶藏，從孝入手。

所以諸位同學，我們一起學這部《孝經》，這是從務本下手。有沒有哪一位同學，立定志向，我學《孝經》，就學完之後，我要來弘揚。我學完之後，以後成德法師這堂課就讓我上，他太辛苦，我得把它學通。當然我要學，學好了，有這個資格我來講，我要替老師們分憂。還是我們學的時候，沒辦法，漢學院規定有這門課，那就上吧。每個人面對一個因緣的態度不同，他經歷過這個緣分之後的收穫就很不一樣。你面對這個緣是應付的，收穫就是愈來愈會應付，那就墮落了。我們面對這個因緣是很有責任，那學到太多東西了。責任的承擔是成長的開始。我們學一個東西沒有責任感去學，那學得泛泛的，很表淺。我也曾經在一次福州扎根班，這時候我

跟同學們說，你來參加這個扎根班，你假如期許自己我學習完之後，我要懂得怎麼樣辦這個扎根班，你一定會學好多東西，你每一個細節你都不會忽略掉，你會全神貫注的去體會、去觀察，去領受。可是你沒有這個責任心來學，你好多東西會漏掉，你甚至於只關心到聽課。會觀察的人，放這一首歌曲，什麼考慮？這課程整個設計，這有考慮到哪些因素？甚至於你可以主動請教，弘揚傳統文化的人不怕人家問，不怕人家挖寶。你要藏一手，那完蛋了，到三惡道報到去了。我有一點拉長了，我們再回來。

圓因法師說的第三個，「求解不求證」。只求這部經我聽過了，我理解了，沒求契入這部經的境界，那就不會重視行。只有解行相應了，才會不斷提升境界，才會入得了境界。這是章嘉大師教的，解了幫助行，行了又幫助解得更深，解得更深又行得更徹底，行解相資，就像車子的兩個輪子配合得很好。「不力行，但學文」，就是有解無行，「長浮華，成何人」。我以前在帶六年級的孩子，有一些很聰明，記很多東西，你講上一句，他那個嘴巴，或者在舉手我我，他要接下一句，他記很多東西，但他沒有去做。探討什麼東西，他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知道，都要主動接話，要表現一下，這個我都背過，我都懂。你常常這樣接話的人，他在聽老師講話的時候，他心就不是定的，他不是把老師的話整個隨文入觀，納在心田，他都有一點要展現。我們的習氣有時候都會在境上現前，所以解行一定要相應，不然會落到「長浮華，成何人」去了。剛好親戚朋友談到《孝經》，《孝經》我學過了，我學兩月了，會這麼講就危險了。真正學了，體會到我們差太遠了，不可能這樣講話的。

所以大家，我們一起交流剛好快一個月了，明天剛好四個禮拜。我們回想回想這四個禮拜講的，我們在生活當中有沒有用上。我們比方說，「居上不驕，為下不亂，在醜不爭。」比方說以韓同學

來講，他是班長，這句話跟他有沒有關？這句話，三個他都有。每一句經文你拉回來自身，當下都能用。這句話對我來講，我現在在哪一個地方負責，可能我是最上面。我在漢學院，院長在我上面。我在其他的緣，我在福州研究院，我在最上，很危險！我們不是從小扎根的。你看以前為什麼叫天子？就是皇帝他是乾坤獨斷。一個人假如沒有上的觀念，我說了算，他就危險。

剛好有一個故事，一個領導者假如覺得我最大，都是我說了算，他就很危險。在戰國時期有一個魏國，魏文侯做國君，這時候樂師師經，他剛好在彈古琴。文侯聽了音樂，他也聞樂來起舞，然後自己跳著舞，還吟誦到「使我言而無見違」，意思就是我說的話沒有人敢違背。他唱啊唱啊，突然樂師師經他就抱著古琴，因為以前樂師他想自己的音樂功夫更高，他希望他的耳朵聽得更敏銳，眼睛把它弄瞎了，所以他看不到。他抱著琴就往魏文侯講話的地方就撞過去了，結果沒有撞上。那這麼一撞，魏文侯驚呆了，他閃躲，然後他戴的那個君王的帽，前面都有珠子，都散落一地。他自己也驚嚇到了，然後文王馬上對著左右的人說，為人臣的撞自己的國君其罪何如？左右的人說「罪當烹」，把他煮死。然後武士就要將師經帶下朝堂，當下了一個台階，師經就對魏文侯說，臣可不可以講一句話之後再死？他也很鎮定。文侯說，好，可以。師經說到，從前堯舜他們當君王的時候，他們都很怕他講的話沒有人敢給他提反對意見，他們都希望別人能提醒他、勸諫他。然後桀紂他們當君王，就是怕人家違背他的意思。所以臣剛剛聽到這句話，我是要撞桀紂，不是要撞國君你。文王聽了，放了他。所以我們要勸人，也要飽讀歷史。你看他舉的都是引經據典，都是歷史公案，明理的人，他還是能接受一些的，這是寡人之過。更可貴的是什麼？魏文侯說，你看師經撞過來琴都撞壞了，所以把這張琴懸掛在城門上，時時提

醒我要知過改過。然後戴的帽子掉的玉串不用修了，我隨時戴著它、看著它就提醒，師經曾經這麼提醒過我。所以魏文侯很難得，他反省了之外，他還珍惜了這一次提醒，甚至於還讓全國人民都知道。

我們最近一起學《孝經》，我們不斷從經文當中體會到，以身作則，可以做榜樣。「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。」你教以接受勸諫，就像魏文侯，他雖然錯了，他馬上認錯，然後接受師經的勸，他又把這個琴掛在城門上，就以一件事，以自己的身教，來帶動全國的國民都接受勸諫。所以教育大分三種：身教、言教、境教。我們從事教化，每一句經文，怎麼成為自己的身教，成為整個環境的氛圍，我這個班，我這個學校，我這個國度。唐太宗為什麼可以變成天可汗，他也很會掌握帶動整個國家的風氣。我舉《孝經·五刑章》，「要君者無上，非聖人者無法，非孝者無親」，這是講大亂的根源。我們今天不要君，我們還把盡忠的人立起來當榜樣，這是不是帶動全國？唐太宗讀《群書治要》，這幾句在「孝經治要」都有，太宗有把《群書治要》都用上來。當時候對唐朝威脅最大的突厥，突厥當中他的頭叫頡利可汗，當時候這個頡利可汗被抓了，被太宗的軍隊抓起來，他沒有殺他，都是去感化這些人。而頡利可汗他有他的問題，他才會敗。他底下有一個下屬、一個臣子都提醒他，甚至在他敗逃的時候都沒有捨棄頡利可汗。所以太宗，你看面對敵軍，但是他們已經服了，都是既來之則安之，所以還表彰頡利可汗這個屬下，說他自始至終都忠於他的國君，他的領導。所以還把他表彰、重賞他，這個就是把忠君、敬君的榜樣樹起來。太宗賞罰當中都是在帶動一個風氣。賞罰不能亂用的，不能有私心。包含，你看太宗自己，拿著《群書治要》，手不釋卷。這是不是珍惜古聖先賢留下來的東西，這是他的身教。「非聖人者無法。」

他自己去帶動，珍惜聖賢的教誨。

第三，「非孝者無親。」太宗有一次賞賜東西，有一個守門的將士，這個東西捨不得吃，留給母親吃。太宗知道之後，賞賜這個守門的士兵，而且這個士兵不是漢人，是其他國度的願意來唐朝來服務。然後太宗藉由這個例子告訴天下人，你看孝不分種族，這每一個人類本有的。這個就是孔子在《論語》裡面講，「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」。把好的榜樣立起來了，而且立這個榜樣很多效果，你看太宗不偏愛漢人，只要是真正有德的，他都肯定、都獎賞。太宗能夠團結那麼多國家民族，就是他的心量，平等愛護。治一個國是這樣，治一個家也是這樣。「鄭濂碎梨」就是這個精神，兩顆梨子分給一千個人，公平！拿了兩個大水缸。大家以後都有可能做班長，或者負責一個活動，你是做召集人，負責的，這個平等恭敬都要用出來，你就凝聚大家的力量，團結人心。

剛剛跟大家提到，自己在某一些因緣當中，可能是我負責的，可是我也有上的觀念，不然像魏文侯這樣很危險。皇帝為什麼叫天子，他上面有老天爺，他要代天行化。那代天行化，隨時所說所做不能違背天理。我們今天在因緣當中服務大眾，我們在弘揚文化，隨時不能違背老和尚的教導，老和尚隨時在上，不能違背儒釋道聖人經典的教誨，我們都在下，這樣我們就有敬畏的心，不可能會驕慢。這「為下不亂」，比方說不驕，那我們有恭敬了，我沒有驕傲，對自己要求不能太低。這每一句經文，不是跟張三、李四比，跟聖賢人比，德比於上則知恥。那天我跟一個同修我說修行最怕產生執著，就像當父母的人，他就要練在跟孩子的因緣當中不能控制、佔有、要求。他一聽，他說這個我比較沒有。我就跟他說，比較沒有不是沒有。他很難得，對對對，你這個提醒太重要了。當自己覺得自己比較沒有的時候，他會自我感覺良好。除非你已經什麼？你

已經把執著、控制的心念從根斬掉了，不然只是或多或少。而真正砍掉的人，他絕對不會告訴你說我砍掉了，真正有功夫的人他都覺得他做得不夠。你去見到一個真正的孝子，你去說你挺孝順的，他會誠惶誠恐，我做得還不夠。我們不驕之外，我們為人臣止於敬，為人君止於仁，我不止上位了我不驕傲之外，我仁慈夠嗎？我恭敬夠嗎？恭敬仁慈都有程度之分，不能知少而足，所以要日日新。所以自我感覺良好，也是修行路上的一個誤區。

我們在談到「為下不亂」，註解裡講「當恭謹以奉上也」，恭敬謹慎。恭敬的時候有跟同學們提到了，對人要恭敬，你處理事一定有服務的對象；對事我們要守程序、守規矩，但守規矩也要懂得變通，不然你就會守死規矩。所以學習，每一句經句都有學、道、立、權。孔子這一句：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我們今天一起學習《孝經》，這叫共學，可是我們學了之後有沒有照著做，又是另外一個台階。適道就是你跟著這個道理去做。你依教奉行了，「可以適道，未可與立」，立是什麼？你遇到挑戰的時候，你能不能這個孝還立得住。《論語》裡面講：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孝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今天我們身體有點不舒服，事情很多、很煩，母親剛好又來讓我們做一件事，我們會不會煩躁起來，不耐煩的應？那在這種境界就立不住了。所以一個人的功夫，不是在平常身心沒什麼壓力的時候看。當你身心有滿大的壓力的時候，你還是對父母的恭敬、對人的關心沒有變，那這個才是立住了。還有一階，叫通權達變。可以立，又可與權。

所以諸位同學，這每一句經文裡面都有學到立、權。你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我就遇過了。比方說師長，剛好有一個大企業家去親近老和尚，我們剛好在旁邊學習，講講講，好不容易講得很深入

了，甚至於快臨門一腳了，旁邊的弟子說，師父九點半了，該睡覺了，一下子那個磁場被他的話給打斷掉。所以你一個做事的人，你不能死在那個做事上面，你要能感受到這個事情現在的狀況是怎樣。「看那看不到的東西，聽那聽不到的聲音，知那不知的事物，才是真理」，引用了一下「達摩祖師傳」電影的一個台詞。他感受不到的時候，他就會執著在一個規定上。同樣，比方說以我們自身，萬法因緣生，這個緣剛好講講講，講到真的快要可以推對方一把，可是那時候已經十一點，這個時候我假如冒一個念頭，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」，然後好，我今天就跟你講到這兒，以後再說，這個機緣就又退回去了。所以我們自己本身也要會權變，當然真的有熬了一下，隔天稍微補一補。不然你常常沒有睡夠，然後又不補，這又是透支了。所以你對事守規範之外，也要會權變。

剛剛跟大家說孝，要會權變。舉個例子，曾子，他大孝子，他有一次幫父親耕種，不小心把瓜刨斷了。那瓜長了老半天，你根把它刨掉了，白種了。父親一看很生氣，拿著手上的農具打過去，曾子就乖乖的接受處罰，一打昏了；後來醒過來了。諸位同學，假如是你，你醒過來第一個念頭是什麼？你看曾子醒過來，首先考慮他父親會擔心，他就先把琴拿起來，彈琴。他爸爸一聽到琴聲，醒了，沒事，心就安了。然後還出來跟父親：父親你剛剛教訓我，對不起，我不小心。後來這個情況傳到孔子那裡，孔子說曾參不是我的學生，以後他來我不要見他了。假如你是曾子，聽到這個話怎麼樣？我都做到這樣了，可能還不見得知道老師在點什麼。曾參很難得，馬上找人請教孔子，自己是哪裡做錯了？孔子說，沒有記得我跟你們說過大舜的故事，父母要害他，都找不到他，父母一需要他做什麼事，他就到了。「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」，你父親拿那麼大的農具，你趕快跑，不然失手把你給打死了，你不是陷父親於不義嗎

？你看孝，權變。你看大舜就知道。所以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、仁愛和平都有學到立、權，活學活用，通權達變。

要學到通權達變，不能知少為足。要能通權達變，還要多鍛鍊自己，你才會在事情的磨鍊當中，把道理體會得深、體會得廣，用得靈活。大家有沒有遇過兩難的狀況？好像這樣也對，那樣也對，怎麼辦？我們待會再舉例子。你看，「禮者，敬而已矣」。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」，和是最難得的。你「知和而和」，而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」。你為了很和氣，你都講人情去了，把規定都給弄壞了，那怎麼辦？心軟的人，這一點要注意，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」。我的罩門就是心比較軟，所以走後門都走到我這裡來。我又處在高位，人要走後門就走我這裡，底下的人跟我幹太累了，規矩都被我破了。今天跟大家交流，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東西，就是我前面錯得太多了，所以以這些慘痛的經驗供養大家。我自己也在調整，我自己本來的性格就是爛好人，爛好人偏在一邊。要仁厚，但又講規矩，這兩個是不衝突。不然慈悲多禍害，方便出下流。我們待會談到，「禮者，敬而已矣」，我們再來探討。

剛剛提到要有權變，比方我們漢學院有一條規定，教室內不能吃東西，這一條規矩要不要有權變？所以我看研究院，教室有教室公約，廚房有廚房的公約，辦公室有辦公室公約。每一條規定都不是說我的意思，每一條規定會引《常禮舉要》說什麼，《弟子規》說什麼，大家服氣了。不是說你現在當領導，我們都得聽你的，不是，聽經典的。這個也是治國的重點，清朝入關好像才二十萬軍隊，他最後統領的是幾億人的國度。為什麼他能辦到？他首先融入整個漢人的文化，而且學得比我們認真。然後把儒釋道的專家請到朝廷去了，不是聽我皇帝的，聽孔子的，聽釋迦牟尼佛的。當時候宮廷裡面念《無量壽經》，後來慈禧太后當政不念了，大家就沒有這

些共識。

這個規定因為都可能有特殊狀況，所以我們立一個條目的時候，都能體會到特殊狀況，它就有一個彈性在。我們辦事的人，也要隨時很清楚我們是去護念人，我們是去服務人，這是我們的根本動機。你列個制度出來是要去監督人，要去管人，你要累死了。我們的心境是要去愛人，去護念人，我們的心念不同，接受的人感受也不同。同樣用法律，有人用了之後，人家要推翻他；有人用了之後，人家感恩戴德。高柴就是給我們的榜樣，他把一個人判刑，腳都砍斷了，那個人還救他，因為他是用仁慈的心去執法。包含，比方說我們在醫院裡面，醫院有醫院的程序，可是你面對一個很危急的時候，你就不能走這個程序，你要權變。那假如攸關生命怎麼辦？你就要趕緊去處理，所以你不能死在規定上面。有規定它才能夠上軌道，但是規定當中我們還是要保持對一個事情的敏銳度，不然你到最後都變成走這種死的程序，你遇到一些特殊狀況，你就耽誤掉了，會出狀況。所以不是為了做事而做事，為了修行而做事。為了能從做事當中愈來愈能體會到別人的需要而做事，為了能體會到別人的苦而做事，所以真正修行人做事會愈做愈慈悲，他在事當中提升他自己。

我們現在不是從小學的，我們這一兩代人修行真不容易，你給他接觸人多了，他煩，或者搞名聞利養；你給不接觸人，他又不食人間煙火。所以現在我們自己修行不容易，護念自己可是個工程，大工程。護念別人也是個工程，然後每一個人都不一樣。諸位同學，你有沒有看過兩個人完全一樣？哪怕他是雙胞胎臉長得很像也不一樣，兩個人性格不一樣，兩個人過去生阿賴耶識裡面的種子習氣都不一樣。

大家好！我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探討到，我們修學解行相應，

所以學的每一句我們要能夠領會得更深入，那還是要我們在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中落實這些教誨。學習的態度，我們從一開始就要把它建立好，不能求解不求證，要解行相應，不斷提升自己。那就要把這些經文拉回來，自己每天發生的事情來對照，真的每一句體會會很不一樣。像剛剛也提到「五刑章第十一」，這一章從開始「五刑之屬三千」，這麼多的刑法，而最重的罪是什麼？「而罪莫大於不孝」，這是第一罪惡，就是不孝。因為我們說到大亂之道三個：「要君者無上」，這是不尊敬君；「非聖人者無法」，不尊重至聖先師，不尊重古聖先賢，那是不尊重老師；「非孝者無親」，不尊重父母。而尊重老師跟尊重領導者，都是建立在孝道上。他孝親，他有念恩心，他會念老師的恩，尊師，他可以移孝作忠。所以這個三個大亂之道裡面，再更根本就是非孝，就是不孝，這是社會動亂最大的根本。我們想一想，現在法律有沒有規定不孝是什麼罪？所以好多東西，不能因為時代改變。

你看教育，假如每一年的教科書都在改，這個很危險。整個教育政策，從漢武帝時代，獨尊儒術。當然其他的宗派它只是沒有那麼強調，也沒有說去否定，它是獨尊儒術。因為儒家在人這一世應該怎麼做人，它教得比較深入，它教兩綱八目，明明德，親民，格物至知誠意正心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教育政策裡面最重要的教倫理、教道德、教因果。現在西風東進，工業革命之後都是強調知識、強調技能，把倫理、道德、因果，這個是教育的重頭戲，假如忽略掉了，教出來的人，他會一代不如一代的素質。所以哪一個國家要重視到這一點，這個國度就有福報了。不然一代不如一代，現在是什麼？全世界普遍的現象。大家想一想，一代不如一代，請問人類還能發展多久？到我們，不能再跌下去了。諸位同學，任重道遠，到你們就要上來了。從因緣上來講，你們的因緣比成德好，成

德是二十多歲才開始學的。當然我們最大的希望跟歡喜是你們都超過我們，青出於藍勝於藍，這是每個當父母、老師的希望。從因緣上，絕對是這樣，父母、老師不可能藏私。

教育的主軸不能變，甚至於人才的標準不能變，什麼是人才的標準？孝、廉，就這兩個字。你看漢武帝那個時候除了考試以外，推薦人才，舉孝廉。孝就有做人的基礎，廉就有做事的基礎，都抓根本。剛剛我們講，你不能逐末不求本。我記得當時候（我的回憶），比方說選舉，這個人哪一所名大學碩士畢業，都是標榜這些東西，從來沒有強調說這個人挺孝順、挺廉潔的。廉潔還有，孝順很少人提。你一忽略孝廉了，那這個國度的政治要小心什麼？腐敗。你看貪污現象不可避免，因為你錄取人才，你用的標準不是孝廉，你用的標準是學歷，那不是很可靠了。你可以重視學歷，但你不能忽略了更根本的東西，要顧及到。《左傳》講的「人棄常則妖興」，你棄了這些做人做事的常道，偏掉了，就會有一些情況出現，這個不正常的現象就叫妖興。所以「五刑章」也是很啟示我們，第一個罪過是不孝。這個我們能不能用？可以，我們團體裡面就要把孝排第一，這個法要表出來，用人也要以這個為標準。培養人、教小朋友都要以孝為大根大本，包含你設立的制度都可以呼應這一點。

「非聖人者無法。」尊重聖人，孔子不在了，尊重什麼？尊重他老人家留下來的教誨。在唐朝蕭德言先生，他是《群書治要》編輯的其中一個大儒，他通《左氏春秋》，他專攻《春秋》。在唐太宗的時候他已經是當到掌管國史的官，後來又升為弘文館學士，而且他到了晚年之後更加刻苦研究學問。你看古人年紀愈大愈用功，他不曾因為我年紀大了，可以寬一點，可以鬆一點，古人不以外在的這些條件為藉口。所以事情多了，不能變成發脾氣的藉口，事情多了不能變成不念佛的藉口，這個才叫精進突破。忙時要閑，忙的

時候訓練自己的心是放鬆的，不被境界影響。修行就是修個「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」，不要被境界影響，不要把責任都推給外面的境界，自己要做得主。「凡為外所勝者，皆內不足；凡為邪所奪者，皆正不足。」比方我們的手機，我們的正念不夠，就會刷刷抖音，一個接一個，刷刷刷，半小時就過去了。反正刷一個才兩分鐘而已，一個接一個，時間就過去了。邪所奪者，正不足；外所勝者，我們自己內不足。古人他克己功夫很強，不會找這些理由、藉口讓自己鬆懈。當然我說到這裡，大家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過，中庸之道。東方持國天王，不能太緊，不能太鬆。說實在的，為什麼說修行靠個人？到底是緊還是鬆，只有自己知道。這個又不是一個三十公分的尺，好十五公分（正中間）就是這個位置，不可能。為什麼？我們的體力上個月跟這個月也不一定完全一樣，你怎麼劃一條線定死在那裡。諸位同學，剛剛生完病，這又是一個特殊的狀況。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靠個人。

他雖然晚年，更加刻苦深入研究學問，每一次要攤開經書來，他一定要先洗了手，洗了臉，並且衣服整好，束好衣帶，端端正正坐著，然後再把經書打開。講到這裡，我很慚愧，以後講課旁邊要放一條毛巾，假如要翻開來擦一擦手。這個差蕭德言先生差很多，但是「縱去遠，以漸躋」。我們對經典，經是佛母，每一個聖賢人都是因為經典他才成聖賢，每一尊佛就是因為深入佛經他才成佛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說：「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」看到經典，好像看到佛一樣，我們是佛弟子，恭敬。結果他的妻子就勸他，你老年人你為什麼每一次還要這麼慎重，洗手、衣帶這些程序都要做好，他才打開經典？你體力衰了，這樣很累的。蕭德言回答他的妻子說，我們面對聖人的這些教誨，哪裡敢怕辛苦！這個也是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。後來皇上下了詔

書讓他去教授晉王讀經書，當世子（唐太宗孩子）的老師，又封他武陽縣的侯爵。蕭德言先生去世的時候，已經九十七歲了，非常高壽。所以福田心耕，恩田，不忘恩；悲田，慈悲憐憫蒼生；還有一個是敬田，他對經書那麼恭敬，那也是很大的福報。

《德育課本》這本書真的是精彩，裡面有七百六十八個聖賢故事，好好學這一套書，你請了七百六十八個聖人來教自己。有識之士，當父母的人你就一天講一則就好，兩年就講完。你的孩子能從中，哪怕是五個、十個聖賢人，放在他的心中，這個孩子就不一般了。要有那個心，相信這七百多個聖哲人，現在我看大部分都在天道以上，很可能不少都在極樂世界。張李丐養，張氏娶了一個太太姓李，她的先生去世了，她自己侍奉她的婆婆，很難！她乞討然後來奉養自己的婆婆，而且她婆婆眼睛瞎了，脾氣又不好。你看多難，她的丈夫已經死了，她生活那麼困難，還要奉養瞎了又脾氣大的婆婆。其實人生沒有好壞的境界，你看世間人假如聽到會說，她命怎麼那麼苦，怎麼這麼難，這麼可憐。但是她心中她沒有那個難不難，她心裡只放了義，義所當為。我們有一個詞叫「萬死不辭」，我該做的，我做了我心安理得，我不覺得那個難。其實成德觀察我們上一輩的人，他們就是很重視義，這是我該做的，「義者宜也」，應該的。所以像我母親那一輩的人，環境很困苦，經濟都不好，上有老下有小。我母親嫁到我們家的時候，叔叔姑姑都在讀書，我母親薪水一拿出來，這些統統用掉了。但是在那那一輩的人，覺得這我應該做的事情，後福很大。後面，下一輩的那種義不夠了，多付出一點就計較了，甚至於對孩子都不夠有耐心。她們那一輩的人，生下來就要盡心盡力把孩子照顧好、教好。我們在後面的，假如自我太強了，生了孩子讓我少去跳舞、唱歌、玩，她反而還不歡喜，就自己的享樂看得太重。

這一套書很難得，光是孝就有九十六個故事，它八德，每一個德目有九十六個故事。像「禮者，敬而已矣」，禮義廉恥這個禮也有九十六個故事，你把這九十六個故事看下來，你對禮體會得很不一般。我們看禮用在這個故事，是對經典的恭敬。另外一個故事，他是對自己祖父留下來的東西很恭敬。大家知道唐朝有一位宰相叫韓休，大家聽過嗎？好，沒聽過正常，大家第一年參與課程。這個故事我們留在「諫諍章」。他是唐玄宗時期的大臣，就是因為他們創了開元之治。「天子有爭臣七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天下。」我們賣個關子，後面再講。韓休是韓皋的爺爺，韓皋他的爺爺是宰相，他的父親叫韓滉，也是出將入相，都是唐朝的大臣。韓皋自己的面貌很像他父親，後來他父親死了，他就不再去照鏡子了，就是很想念父親。你看曾子他父親喜歡吃羊棗，後來父親去世了，曾子就不再吃羊棗，就是對父親的那種尊重，表現在這些行為當中。他本身的資質就是很厚重的人，很沉穩，有大臣的氣度，宰相肚裡能撐船，後來真正做到戶部尚書。這個都屬於部長級的，現代的官職都是部長級，他們家三代都做了這樣的大官。

他的爺爺上朝，唐朝上朝都拿著笏，笏有一個作用，你上朝你可以記一些事，可能你要勸諫、進諫的哪些事可以記上。笏有用玉做的，有用象牙做，也有用木頭做的，像一個手板，「啟稟皇上」拿一個板子，也是滿通人情的，不然剛好沒記住，就可以看一下。因為這個笏，這個板子經過他的祖父用過，後來又他父親用過，所以他都親自拿著，一回到家恭恭敬敬放在臥室裡，然後要上朝再恭恭敬敬把它請下來。沒有假僕人之手，生怕什麼，這是傳家之寶，僕人不一定那麼重視，到時候放的位置不對，一下被壓壞了，那這個東西，這是沒有辦法再挽回的事情，很恭敬。所以他們三代都是大臣，都是為人臣止於敬，對國家、對君王做出重大貢獻。而韓皋

他的恭敬，還延伸到對這個手板（笏），「未嘗將祖父所存之手澤」，這個是我祖父、父親拿過的，不能隨意，要好好保護它，這個是禮，禮敬，亦是忠也、孝也。為什麼是孝？這是祖父、父親留給我，不忘，然後這一個牌子裡面有祖父的榜樣，有父親的榜樣，他們都為這個國家兢兢業業。還有他也是盡心盡力保護、保存好，盡心盡力就是忠，保存好父親、爺爺留給他的東西，這個「所存之手澤」（恩澤的澤）祖父、父親拿過的。成德剛好現在在馬來西亞馬六甲，老和尚的精舍，老和尚曾經在這裡住過，剛好有手帕留下來。我們能用老和尚曾經用過的手帕來擦拭的時候，我們每一次看到這個東西，那是不一樣的，擦著擦著，老和尚的教誨不能忘。我們能拿到老人家留的一樣東西都很珍惜。所以韓皋敬笏。

禮敬，剛剛我們說蕭德言先生，他是對經本、對聖人，這是對祖先留下來的東西恭敬。每一篇榜樣，很可能我們對禮敬會體會得愈來愈深廣。編者在蕭德言先生的事例上，他又延伸開來。歸有光先生，明朝的大儒說到，廣東有一個陳元誠先生，「平生未嘗讀書」，不識字。「一朝自感激」，他突然很感激這些聖人的教誨，「取四子書」，然後「終日拜之」，就禮拜四書，拜到有一天，「忽能識字」。所以，「夫儒家經書，本是修淑身心」，淑是善的意思，「一言而為天下法，一行而為百世師，經書所在，古聖賢嘉言懿行所在也，可不敬歟。」所以你看不能識字的人拜到感通，就看得懂字了。這是明朝，現代也有，東北王善人他不識字，可是他很忠、很孝，他也很恭敬孔夫子這些聖人教的東西。最後孝悌之至，孝悌做到極點（他對自己的兄弟姐妹很照顧）就通了，所以他能講經，他給人家講病。當然你修養不到他那裡，不要亂給人家講病，你要到那個功夫才能做那個事，不然會出問題。你看，古今都有例子。所以一切真的是從恭敬心中求，從真心上求。

再跟大家講個例子，這個也代表有輪迴。王曾的父親，王曾是宋朝的名相。他的父親很恭敬字紙，很惜字紙，只要發現紙掉在地上，拿起來用香的水洗一洗，然後再把它燒掉埋好。不然這些經書可能掉在地上被人家這樣踩，他看了著很難過。他做了很長的時間，突然晚上夢到孔子，撫著他的背說，你這麼恭敬經典，你年紀大了，我遣曾子來做你的孩子。後來他的太太懷孕，生了王曾，宋朝的名相。你看恭敬字紙得的福報很大。我們是舉這些正面的例子。現代成德也看到，我們律宗當代高僧果清律師，成德剛好有機會去親近。果清律師是律宗界的長老，比方說他剛好用過東西，不管是喝了茶，還是吃了東西，只要要給我們講佛法，他一定先漱口，漱完口才講。對佛所講的經教，祖師所講的經教，非常恭敬，漱完口才講，所以這種恭敬都體現在生活的這些部分。

這個就前面講到的部分，跟大家再進一步交流。所以我們不止要遏止大亂之道的問題，進一步要彰顯尊敬君王，尊敬聖人，還有經典，還有孝順父母的風氣。所以我們不止遏止錯誤的，還要帶動、還要彰顯正確的。這跟修行一樣，惡不能犯，善要更增長。所以四正勤的精神，其實在教化當中都一樣，斷惡，還有修善。你不能只斷惡，不積極修善，這樣不夠。你說我已經吃素了，我沒有殺生。還不夠積極，有機會還要放生，有機會還要勸人家吃素。但勸，不要逼。就勸、勸，你不要逼，逼到他都不想見你，逼到他沒辦法，好，吃，然後邊吃邊在那裡怨你。所以李炳南老師有說，不勸人出家，不勸人吃素。這個意思大家要領會對，就是這種緣是要他自己心甘情願，不是你推，推到他、逼他去做，這個要拿捏好。不是說你連強調吃素好都不強調，不是這個意思。你說吃素很好怎樣怎樣，帶動他。但是你不要你今天非得吃素不可，不然怎樣怎樣，這個就太強迫人家。

我們學了這幾品，比方前面是「五刑章第十一」，接下來是「廣要道章第十二」，提醒不孝太罪過了，然後接著又彰顯用孝來治天下，這是至德要道。真的用孝來治理天下，會達到怎樣好的成效，在這兩品經，在這幾品經，不止這兩品，後面「廣至德章」都是在彰顯孝的教化力量。在這個學習過程，我們體會到了，領導者首先要以身作則，這個是身教。這個也提醒我們，我們在學習傳統文化的過程，要謹防自己有要求別人的態度，這要道，要人家行道；還有一個是要情，討人情。你不能學了傳統文化，我多做一些家務，做都在那裡看，我媽媽有沒有看到，我爸爸有沒有看到，家裡人有沒有看到我在努力，我在付出？怎麼一點肯定讚歎都沒有。你去求一個回報，要人家回報，這叫要情。倫理道德這些教誨，是讓我們體會到我應該做的，應該做的做完，心上都沒有放，怎麼會去求人家來肯定，甚至求人家來回報？但這不簡單，人要不要道（不要求別人做），人要不要情，這個都要真正放下傲慢，傲慢就容易要求別人做。真正要放下貪求，求回報，你不求回報，才能不要情。

大家回想回想，有沒有交過的朋友，曾經很要好，後來為了一件事情不講話了？很可能是內心裡面怎麼樣，我對你這麼好，你還這樣，後來關係就出現隔閡了。我們那個心念有我對你這麼好，那我們都是有做，付出都有落在心上。可不簡單！付出不落心上，那個要自己觀照到，才下得了這種心地功夫。「純是愛人之心則為端，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為曲。」你看愛人為什麼會生氣？因為愛人的過程有求別人回報，當別人回報不如自己預期的，落差太大了，自己情緒就上來了。所以傳統文化、學佛得用真心，你有求回報的心就不是真心，就很容易有情緒。所以孔子說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」為什麼我們本來愛這個人

，現在又變成厭惡他，還咒他，他不如死了算了？同一個人！你會去恨一個人，你一定曾經愛過他，路邊的人你不會去恨他吧，是！所以孔子這個話很有味道，你迷惑了，「是惑也」。你變心了，你愛人是好的，你變成惡人，變心了。

所以老法師講的一段話非常重要，常常引用《無量壽經》，「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語者，殊無怪也。」我們幾代人忽略了傳統文化，我們有學了就從我們做起，不能要求別人。在五倫關係當中，別人對不對不是最重要的，我自己做對，不管在父子關係、君臣關係、朋友關係、兄弟姐妹關係，還有夫婦關係。你們雖然還沒結婚，可能後面也有結婚的，可以聽到這個課程的話，所以要補一句，在五倫關係裡面，不要求別人，不要要道。有可能有人又說了，他學得比我還早，他怎麼可以這樣？他學得比我們還早，還有哪些情況，那他更可憐，他學到一個誤區去了。沒學的人還不會到那個誤區去，他學了又搞成這個樣子，那他更可憐，不應該又苛責他。修學的路上九九八十一關，誰能保證不卡在哪一個關上？而且每一個人關不一樣，每個人的短板不一樣。我們可不能起一個念頭，這麼吝嗇，我挺慷慨的，他這一生的考題跟我們自己不一定一樣。「見人惡，即內省」，不能產生我比他好，高下見又產生了。你哪怕看到他比較吝嗇，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，再藉由我怎麼帶動他，怎麼護念他。要純是成就別人的心，不要去見人過，也不要去跟人對立。所以別人對不對，不是最重要，我自己要做對，用這種心態來學經教，我們才不會隨著學的經教多，反而見人家過。

我們看「廣要道章第十二」，剛剛跟大家有提到，禮是敬而已矣。先跟大家講一個事例，梁彥光先生，他是隋朝，他轉移了他所治理的地方的風俗。而且他是「教民親愛，莫善於孝」，「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」，他都用上了。他做相州，這是河南一個地方的刺

史。相州這個地方，人民的性情向來都是比較陰險、比較偏頗，人的心念很易變，變化多端。梁彥光到任，他就招來很多品行端正的讀書人，在每一個鄉村設立一個鄉校，不是聖賢人的書不講。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人人都很刻苦，互相勉勵。所以他到的時候的人心是很陰險、偏頗，但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你只要好好教，都能轉變。所以我們學聖教，首先任何時候都要肯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；我們只要不肯定，我們就會生煩惱，我們就會退心。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，你不肯定就是不相信這個真相，你自己不相信自己是本善，不相信別人本善，生煩惱，所以這個大根大本不能動搖。所以相州這個地方的風俗大大的改變。當地有一個姓焦名叫通的人，焦通他侍奉雙親沒有盡到為人子之禮，就是無禮無孝。結果他的從兄弟，就是堂兄弟，就跟梁彥光講了這個事，他所治理的百姓沒有盡到為人子的責任。結果梁彥光沒有指責他，就把焦通帶到孔子廟，然後給他解說，孔子廟裡面剛好有韓伯俞的故事，應該有畫著像，然後就告訴他韓伯俞的故事。韓伯俞的母親有一天處罰他，打完之後他就哭了，他母親說：我打你，你從來不哭，你今天怎麼哭了？韓伯俞說：母親妳今天打我，我都不覺得痛，代表妳老人家力氣愈來愈衰了，我奉養您的時間愈來愈少。這個都是至誠的孝心。結果焦通聽完就很慚愧，你看本善流露了，覺得自己好像無地自容，後來他回去之後就改過自新，也成為一個品性良善的人。

所以你看這個事例，彰顯「教民親愛，莫善於孝」。而且他做相州刺史，也是盡力提倡禮教（提倡禮教就是提倡倫常，倫理道德），讓這個地方風俗轉變得很大。所以「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」，有音樂。移風易俗也是透過教育的方法，透過禮的教育，透過他自己的以身作則。禮教就是「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」。他這麼善巧，教導焦通，讓他改過自新。所以這個故事也給我們彰顯「善政不如

善教之得名也」，你政治這些制度政令都還辦得不錯，但那個效果還比不上真正善於教化百姓。像《論語》也說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」他不犯錯，他不一定有羞恥心，是吧！我們也聽過，這個國家法律很嚴，結果他一離開他的國家，到另外一個國家，他就開始亂丟垃圾。因為另外一個國家沒有這麼嚴的法律，所以他在自己的國家不丟，為什麼？罰款很高，離開他的國度了，他就不這麼遵守了，「民免而無恥」。我講這個都是真的，但是我就不講哪個國家，講了我到時候就沒有辦法到那個國家去結法緣。我們要恆順眾生，你一講，你講到東北人，你就舉好的東北人，一聽到高興了。你要舉反面的例子，哪一省的別講，講有一個地方，這樣就好了。出言順人心，是吧！你一講不好的，哪一省人，那一省人一聽，聽了有一點不舒服。像比方說，我假如講到一個故事，比方講宋朝宋徽宗的宰相，蔡京是個奸臣，我一講我也很不舒服，跟我同姓。這個都是人之常情，要能體恤到。所以這一句「出言順人心」，這個也是很重要。所以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」，有羞恥心，願意修正自己。

這是透過這個故事，他把「廣要道章」精神用出來了，民風大大的轉變。這個風俗，包含他所接觸的東西，對人的影響潛移默化。我曾經聽一個父親，他自己觀察他的孩子，他說孩子二三歲、三四歲，看到傷害生命的景象他就哭，爸好可憐。後來過了二、三年，他孩子六、七歲了，他自己沒有留心到，突然看到孩子看到殺人的場面的時候，殺、殺。你看同樣一個小孩，他接觸的東西你假如不留心，你看本來這麼有惻隱之心的，薰、薰，薰到這麼暴力。陳弘謀先生編《五種遺規》，其中一個叫「訓俗遺規」，因為這種風俗它是一種環境無形的氛圍，影響太大了，一定要盡力來改變風俗。現在國內很可貴，有一些社區它就專門強調孝道、尊老。在一些

重要的節慶，重陽節對這個社區的老人恭敬，侍奉他們，這個社區風氣不一樣。成德當時在廬江，我們在重陽節的時候，辦過三千人的活動，整條街（很大的一條馬路）都辦活動，滿滿的。前面坐的全部都是老人家，然後我們這些年輕人侍奉他們，給他們倒茶，給他們送吃的。他們坐在最前面看節目，重陽節辦這個活動，很有意義。我記得有一次，因為那時候廬江還沒蓋好，我們是在附近差不多五公里的地方，有一個淨居院培訓。剛好有人載我過去，後來上完課要回來，回來的路上看到一個老太太，拿的東西很重，我們一看趕快下車，老太太坐我們的車，送你一程。結果那老太太不大敢，然後旁邊，因為我們在那教學住在那，學員都住在那，這些附近的鄰居比較認識我。那個老太太不大敢，旁邊就有人說那是教育中心的人，沒問題，你坐吧！然後她才比較安心就坐上來了，結果就把她載到她要到的地方就請他放下來，雖然不是我開車，老人家到了，我就下車趕快送老人家，然後給她道再見。老人家給我們點點頭，走了幾步路回頭，我給你五塊錢。我說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她又點了一下頭，又走了幾步路，又回過頭來，我真的給你五塊錢。老人家這是應該做的，不用。所以你去經歷過印象很深，慢慢就會帶動那個風氣，我們對老人要恭敬。所以古人這些教誨，我們真正相信了，理解了，然後把它用上，對我們的修身齊家，還有利益我們所在的地方，都是真實可以受用的。

好，時間到了，今天先跟大家講到這裡。我們這節課算複習，大概還沒有新的進度。阿彌陀佛！